七十二家集

顏光祿集卷之三

宋琅琊顏延之延年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書

又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笠其淺斥所可深拙徒以魏文大布見剽且世滕脩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璧

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荅條釋事緯殊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

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豈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彖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

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邢及雖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必有耻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惟復是問辟彼域中惟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皆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

穫法身故當下麗生即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蓋以取了反致辭贊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諸恨而不知所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

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踵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君誠不得則不可見横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將其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群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

假之疑陽謂何合靈爲人毛群所不能同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荅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側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目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

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是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與烝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夸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傾為未類

答曰謹爲堤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
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
難夫許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
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
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
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
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
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
何去甚而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

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荅云未詳誰難

或自忌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疑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遑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獨曰神農定生同人備敬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牀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豢刎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術其不然勿參之功希至百
齡之末之懿亟關千歲出是言之七十之老何
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
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
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
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言似不嫌
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
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

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
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
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惟
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但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與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
蹤依中土之經又既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
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
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諭每來益衆萬鬼畢
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悉非稱企渴無形之有

既不原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聚正爲支
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
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
講求至理曾不祈之聖言多採詭怪以相扶翼
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
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稱氏知謂報應之說
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
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

惡然若權致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儒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肅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話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口磾不生葬壞何服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 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彰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藝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偕唱言窮舛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擬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

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貴盈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蕃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背人巫夫之詰莫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闡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脩藝唐之紀埋闕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與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

罰遐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横成納
隍之嘆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
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
謂報應之義緘義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
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
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
書性命之事而微關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
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
陋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敎有淺深故使昭著

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欲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獨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是下前苟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物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廠慞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

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就故常㣲黍是甘極溺
世陛衆皆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
譏亦如過當于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是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
施恵則許其遺賢志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
之者多爲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
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
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
書非直孤説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

利之者多不能遺賢尉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郎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言宏誕非本論所及然乃慕師將道行人言畢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我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禍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

曷云不及夫論辯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
[illegible]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道言肆或不
在此
帝門登其相追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
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登其
相追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
長登爭之所得非惟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
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
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

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絶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絶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遂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傳體周頌善節法歌詠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且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累敢辱其詳惠示之篤竇勤執事

荅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稱顏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荅曰蜀梁二叔甘人譚脅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郤編戶之疑沒而不荅誠有望焉是

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

何承天達性論附

夫兩儀旣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

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腥羶椒宇丹車銷金合土絲約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虛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

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

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

王微畫序附

辱顔光祿書圖畫非止藝云云欲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漫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

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横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

明神降之此謂之備也

弔張茂度書

張敷父喪毁瘠成疾世父茂度每譬止之慟更哀慟未朞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

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敎章程
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
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頳莖素毳并柯共穗
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
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
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
類帝之壇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

壄者久矣曰𪄳胃維月軏青陛皇祇發生之始
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
加以二王于𨗴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淸禁林
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壄苑太液懷
管山松石峻垝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
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别殿周徼旌門洞立
延帷接枒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
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摐玉鑾發流吹天動

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神陰凝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會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而筵稟和闓當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

鳳闕以高游朋爵國而廣宴盍命在位展詩發
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顏光祿集卷之四

宋琅琊顏延之延年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七

七繹

北岳生劃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遯焉其居也依隱巘陰結架清深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織飲江潯客日周以巖廊匝以絲房木爲雲氣土秘群芳既旋天而

倒井叉斷貝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淵道以高濟棧巖㟲而上尋客目若夫舟山之輿金門之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眞玩其徵鳴辭人賦其淸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旣而眺賓獻壽中人奉膳有俏者顏非怡高般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囀飛朱鷺以首引逮玄雲而終變然後響珥搖揮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跕躧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遞

間關乎樂扇

庭誥文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

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毋以不朽見銘繕築未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日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爽民樂育高一世處之逾興謂通三
晧體之茲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
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
入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遜畏避
矜踞忌膺鹽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
遑諭閒宣發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
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
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
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

之堅豈僭已掛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如語以敵要說是短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

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違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怨言懟讟勿下愈發有尙於君子者甯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笇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猶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

謐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妄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鑒濫農佃民生之本躬稼艱難上以供役爲資當施其情顧卹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聱賴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誅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賸以奉己損撤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

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聽則爲懿雖及僕妾廝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聽則功博若奪其嘗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震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耶故日尋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

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傷也嗚呼有龐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儀若能服溢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脈滋吉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耿未猶偏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拊悖潸寒會衆之事諧謂咽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傷皆此之由方其宛瞻爾喪端儼況

遺非鄙慝將隨折笑若非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靜默對亢清耳喋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僞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嚬哄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

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傲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傷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毋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酗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告者幾既告既病將豉其正若存其正性紆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亥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善

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令不待積取無慕實益散于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之必先使施如云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寶貨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傾聆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

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
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迁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
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
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
爲害則燋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
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
桂欲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主一目其以中
外萃聖達言所黜儒道聚胥發論是除然有之

者不甚深故藥之者恒沓術淺所以毀道多而
義寡顛蹶譏誹毋指可易能易毋指亦明之未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
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
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奕棊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顰
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
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閒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

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逆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違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月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哆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遠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于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由隱交頻相盡明有

相照一面見青則情囿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合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見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簡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怨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營猶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

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賞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斯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長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

自崇禎甲申十六歲有人至此實盡大倫每思

防避無迴閩伍視爲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

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

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

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

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

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

煩性小忍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

懸人將有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惟蒸性染身

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齊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有我喪之未爲通識苟

饑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費所以榮生饑
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
理所用凡生之具豈簡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
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
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資非粒實息
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
若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
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巳爲度者無以自通
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

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幽[illegible]故犁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暫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鶩及其間天機倪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

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游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惟神與交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悲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逝勿謂是賒日鑿斯窈著道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畧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領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又　　　　顏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復非恒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

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餐丹石粒
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
軌徧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祟課
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
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
尅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恆劫此其所貴及詭
者爲之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
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
況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

神無者以爲靈性瑩徹可以積理知洪變欲惟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蕭若寂淵能以理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眞而售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頌

碧芙蓉頌

瀞芝芳豔檟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權麗

淪泄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蹟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蕤榮心鮮動上玄華纓

闡物受色朱天是罰珍樹含艷丹間

贊

蜀葵贊

井維降精精[illegible]谿丹靈物微氣麗卉草之英渝豔

衆葩冠冕群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新喻傒芽齋贊

僅草作壯采芽昭倫哲人素節貫而能彤鶡絃

茨危㘅臨涯㻾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以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

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聯未遇時至遲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遯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迹神筴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龜蓍

連珠

範連珠

蓋聞匠夫復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魚陽傾首離光為之反合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顏光祿集卷之五

宋琅琊顏延之延年著
明閩潛張　燮紹和纂

論議

宋武帝謚議

以爲理哲同風功美殊稱謚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曜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

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攙槍干紀璇璣失馭天塹靈武式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雖風一鼓羣亂滌除泰階消殞薄蝕斯亮孫肅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朔游氛負固相望荊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卽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譏莫不飾誠請罪欵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形

帝載揖讓天歷啟玊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華
發機文武擯笏故宸居而楹坐二八表國訓成
均之學家沾撫孳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
德道囿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敎思無窮
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哀策文

宋文帝元后哀策文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輁纚紼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餔遣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攀鶱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撫奠遊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

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
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
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俾我皇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
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
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躍紫閣欽若皇姑允迪
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壼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
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

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
莫斯象物方臻祗祓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
閟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
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
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
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
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靄戎夏悲讙來芳可述
往徽弗援嗚呼哀哉

誄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

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克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

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

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
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
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
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君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畧中否獯虜間釁劘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能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冑免而瓚

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閔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閒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皆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

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吉冤致果趙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邢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衝

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懲巘
結關負河滎城金折夜擊和門晝揣料敵厥難
玁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逖矣獯虜乘障
犯成鳴驥橫厲霜鏑高登軼我河縣侵我洛畿
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
變形地孤援闕卒無斗救馬實拙秣守未葵衡
攻已溺禍烈烈陽子在困彌遠勉慰痍傷拊巡
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
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貞晉策

攸託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

疏爵祀廟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

哀哉

祭文

爲湘州祭虞舜文

惟哲化神幾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谷堯授禹素組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為湘州祭屈原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贏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

羅思越精用可應昭忠難闕

祭弟文

幽栢翳野旅殯中旋螢影風颯筵寢虛張人往
運來自秋徂陽蕭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
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
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慟心婣朋浩泣
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
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嬿沒望歸魂令龜吉兆
祖櫬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
終天

銘

家傳銘

嶙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蔚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非蓐之茂於昭不已

狀

天馬狀

降蘊纈于九方是選自驥朱文緑虵紫燕水獸

驚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値雲成電

附錄

顔延之傳　　　沈約

顔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絶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

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

還有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
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
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
陵王義眞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
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員郎兼
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
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
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
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

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

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

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
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
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
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
身以延之兼侍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
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
之文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
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
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苛求松癸之日求田問舍前賢所鄙薄之唯利
是視輕置購謝依傍部恩非稚餘直垂及周年
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之昔坐事屏
居後仍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闒茸
沆瀣趨蹺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
潮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
吞嚥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
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
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聞過情孟軻所恥況

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
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
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
所居官訟持復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
釋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
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
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
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
論者多不與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爾郊對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嘗省陳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

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

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知官至
江夏王傳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爸卒太宗即
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
軍濟陽太守㚟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
書侍郎㚟延之第三子也

顏延之傳

李延壽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

離騷道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詞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

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
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
可謂二始黃門郞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
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
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
誅徵爲中書侍郞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
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
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
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

元方於牀下令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
耿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
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
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
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
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

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閭里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

生焉能事死文帝常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
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
常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
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
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
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
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始興
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

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抑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冐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闒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

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虫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

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
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
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
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
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
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
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

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

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嘗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

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顔謝焉

與顔延之書

何尚之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俊然膏粱名士猶不樂延之爲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淸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婞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淸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
凉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裯
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穸宥漪松嶠古來共盡
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恐哀敬陳
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遺事

何尚之與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目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咲曰我聞古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勢之所求于何疑焉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南史何尚之傳

顏延之在潯陽與陶潛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

潛每往必酣飲刺史王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 南史

陶潛傳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 南史

桂林獨秀山孤拔秀異其下有洞穴嵌垂貫穴宋顏延年牧此郡嘗于石室中讀書遺跡猶存會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郭邑閒是也桂林風土記

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還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廣弘明集

南唐潘佑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腰傷自龍為上帝所罰馬令南唐書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讌飲酒喧呼不

絕漸安靜翳無聲後顏於離邊開其與客語設

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謂答曰此中有人由此

不復酬叫

集評

顏延之拓達性汪汪尤爲名理足開奬人意宋文帝

延年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

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發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詩品

齊太祖報武陵王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

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南齊書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子

顏延年之作如般般般之獸自質黑章皎皎穆穆君子之態